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六十二回 綠香園四美巧相逢 紅文館群芳小聚會

話說洛紅蕖正在細看，只聽廉錦楓道：「紅蕖姊姊：你看那個穿青的，豈非紅蕖姊姊麼？」紅蕖復又細看，果是尹紅蕖。隨即應道：「姊姊眼力不差。」紫瓊忙問道：「莫非二位姊姊都熟識麼？」紅蕖道：「這四人我只認得兩個：一名薛蘅香，一名尹紅蕖。」閩臣道：「那蘅香姊姊自然是仲璋伯伯之女，紅蕖小姐莫非尹太老師千金麼？」紅蕖道：「正是。」紫瓊道：「既是二位姊姊親眷，何不請來一會。」即命丫鬟去請。不多時，四個女子過來，大家見禮讓坐。薛蘅香與紅蕖各道久闊，尹紅蕖見了紅蕖、錦楓，歡喜非常；姚芷馨同婉如各道別後渴想。眾人問起那個女子名姓，卻是麟鳳山的魏紫櫻。芷馨問了閩臣名姓，即同薛蘅香再三致謝「當日伯伯拯救之恩」；閩臣前在海外，曾聞魏紫櫻男裝打死後院之事，也向紫櫻再三道謝。洛紅蕖把在座眾人名姓都向四人說了。問起根由，原來四人也是去赴部試，都在前途相遇的。於是大家約了一齊結伴同行。

紫瓊隨命擺設酒飯，眾人序齒歸坐。酒過數巡，正在閑談，忽見窗外飛進一個人來。薛蘅香嚇的把箸丟在地下，身上只管發抖；姚芷馨推開椅子，躲在桌下。眾人看那女子，卻是易紫菱回來；把包裹放下，向眾人萬福，眾人還禮讓坐。紫瓊把姚芷馨攙扶起來道：「姊姊為何這般膽小？」芷馨道：「只因前在巫咸帶了乳母前去掃墓，忽遇強人持刀行兇，幾乎喪命，幸虧唐伯伯拔劍相助，才得脫身。至今留下一個病根；但遇驚嚇，就覺膽落。適才躲避桌下，自知失儀露醜，實係情非得已，諸位姊姊莫要發笑。」蘅香道：「妹子剛才嚇的失箸，也因那日受了驚恐留的病根。此時想起當日唐伯伯救命之恩，更令人感激無地。」

大家讓紫菱一同坐了。丫鬟把包裹取過。閩臣笑道：「紫菱姊姊這才算得『輕騎簡從』哩。」紫菱道：「若要僱車裝載行李，大約還須兩三天方能到此，此時不能不從簡便。諸位姊姊不知打算何日動身？」閩臣道：「此時別無甚事，姊姊既到，自然明早長行。」燕紫瓊仍要攀留一日，眾人執意不肯，定要明日起身，多九公又不時來催。紫瓊見挽留不住，只得命人收拾，明日一同長行。

當時飯罷，張鳳雛、姜麗樓都匆匆回去，約定明早在此會齊。眾人各自安歇，紫瓊見紫菱帶的行囊過少，即命丫鬟送了兩牀被褥過去，紫菱道謝收了，次日大家早早起來；張鳳雛、姜麗樓也都過來；共二□九位小姐，一同用了早飯，拜辭葉氏夫人，往北進發。

一路曉行夜住，這日到了長安。多九公預先進城找尋下處。恰好太后恐天下眾才女到京住在客店不便，因當日抄沒九王府一所，院落寬闊，房屋甚多，又命工部蓋了許多群房，賜名紅文館，如願住者，悉聽其便。多九公聞知甚喜，即將眾人文書呈驗；用了些須使費，檢了一所大院落，通知眾人，一齊進城。來到寓所，多九公引眾小姐各處看了一遍：前後六層，兩傍群房無數，另有一個總門出入，若把總門閉了，宛是一家宅院。眾人看了，無不歡喜。

多九公道：「唐小姐看這房屋還夠住麼？」閩臣笑道：「莫講我們，就再添幾□人也還夠住。好在又有內外，廳房又大，難得九公費心尋此好寓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這是老夫格外用了些須使費才能如此。現在此處或三五間一所，或□餘間一所，老夫細細訪問，大約已有二三百處有人住了。我們這所大房，據管房人說，當初原預備禮部尚書、禮部侍郎、孟兩府小姐住的，此時因兩府小姐俱不赴試，才敢給我們居住。」

紅蕖道：「卞、孟兩府有幾位小姐，卻要如此大房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據說卞府有七位小姐，孟府有八位小姐；因他生的小姐過多，所以卞、孟兩位夫人，人都稱做『瓦窯』。還有許多親眷姊妹，連他兩府，約有三四□位，因此才備這所大房。」婉如道：「既如此，為何又不赴試呢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聞得有甚迴避，不准應試。」林書香道：「姪女有件事拜煩九公，我同蘭芳表妹有幾個弟婦也來赴試，不知可在此處作寓？今日已晚，明日將名姓開了，拜煩代為問問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這事容易。明日請把姓名開來。」說著，即去照應眾人搬發行李，安排廚灶。眾位小姐，或三個一房，或五個一房，接連連，都將行囊牀帳安置，早早安歇。

次日，多九公拿著一本號簿進來，向林書香、蔡蘭芳道：「老夫才同管房子的將號簿借來，凡有赴試在此住的，都在上面。今親可曾到此，請二位小姐一看就知道了。」二人接過，看了一邊，不覺滿面堆下笑來。閩臣道：「莫非諸位令弟夫人都在此作寓麼？」二人連連點頭，把號簿交給九公，再三道謝，多九公拿著去了。

當時譚蕙芳、葉瓊芳、褚月芳、陽墨香、崔小鶯都過來商量同去探望，即命蒼頭在前引路，七位小姐帶了乳母丫鬟一齊出了總門。兩面房舍雖接連不斷，靜悄悄門前卻無一人，也無閑人來往；惟見幾個提籃買物之人，亦皆俯首而行。書香細問蒼頭，才知太后因此處地方遼闊，院落甚多，恐有小人弄事，特派兩員大臣帶了兵役在此彈壓。頭門以內，禁止閑人擅入，無論大小交易，均在頭門以外，所有各家僕人，總歸自己總門以內，毋許門首閑立，亦毋許無故閑步；如有不遵，枷號示眾；晝夜犯者，即送刑部衙門加倍治罪。因此外面並無閑人來往。章、文兩家蒼頭引著七位小姐各處探望一遍，隨即回寓。不多時，文府大公子文藝之妻章蘭英、二公子文蔚之妻邵紅英、三公子文其之妻戴瓊英、四公子文松之妻田秀英、五公子文苒之妻錢玉英，還有秀英表妹田舜英，六位小姐，俱來回拜。書香迎接進內，與眾人一一拜見。正在讓坐，忽聞章府大公子章葑之妻井堯春、二公子章芝之妻左融春、三公子章蘅之妻廖熙春、四公子章蓉之妻鄒芳春、五公子章蕖之妻鄒錦春、六公子章莖之妻鄒婉春、七公子章苕之妻施豔春、八公子章芹之妻柳瑞春、九公子章芬之妻潘麗春、□公子章艾之妻陶秀春，共□位小姐，都來回拜。蘭芳連忙迎出，引著見了眾人，彼此問了名姓，都請在廳房坐下。

閩臣見人才濟濟，□分歡悅，因與書香、蘭芳商議：「既是至親，此間房屋甚多，何不請他們搬來同住，彼此都有照應，豈不是好？」書香即將此意向蘭英、堯春諸人說了，個個歡喜，無不情願，隨即各命僕婢將行李搬來。閩臣托末空帶著眾丫鬟鋪設牀帳，安排桌椅。到晚就在廳房擺了□桌酒席，當時唐閩臣、林婉如、洛紅蕖、廉錦楓、黎紅紅、盧亭亭、枝蘭音、陰若花、田鳳翹、秦小春、顏紫綉、宋良箴、余麗蓉、司徒嫵兒、林書香、陽墨香、崔小鶯、蔡蘭芳、譚蕙芳、葉瓊芳、褚月芳、燕紫瓊、張鳳雛、姜麗樓、易紫菱、薛蘅香、姚芷馨、尹紅蕖、魏紫櫻、章蘭英、邵紅英、戴瓊英、田秀英、田舜英、錢玉英、井堯春、左融春、廖熙春、鄒芳春、鄒錦春、鄒婉春、施豔春、柳瑞春、潘麗春、陶秀春，共四□五位小姐，無分賓主，各按年齒歸坐，飲酒暢談。

酒過數巡，婉如道：「今日眾姊妹這般暢聚，妹子心裡喜的不知怎樣才好！若說『惟恨相見之晚』罷，小春姊姊又說俺是個『恨人』；若說『都有宿緣』罷，他又說『曾在鬼門關上會過』。這話俺都不說，只好用那『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』幾句俗套了。」

小春道：「這話不但過俗，並且一派虛浮，全是搗鬼，若謂『久仰大名』。我們若未會面，誰知誰的大名？素日不知，都說久仰，豈非搗鬼麼？」閩臣道：「『久仰大名』這句話，只有兩個人可以用得：當日我家叔父曾言當今有兩個才女，一名史幽探，一名哀萃芳，曾將蘇蕙《璇璣圖》繹出許多詩句，太后見了甚喜，因此才有女試恩詔。我們若見這二人，那才算得『久仰大名』哩。」章蘭英道：「這二人素日妹子也曾聞名；並且所繹之詩也都見過，果然甚好。」林書香道：「妹子昨看號簿上面並無其人，大約不在此處居住；不然，倒可會會。」井堯春道：「姊姊莫忙，到了部試少不得都要會面的。」

飯罷，都到庭中閑步，忽覺一股清香撲鼻，遠遠望去，原來有幾叢木香蟠在牆角，開的甚覺茂盛，於是齊到跟前。正在觀看，忽聞隔牆有婦女啼哭之聲。閩臣道：「聞得此處圍牆以內向無民房，都是我輩赴試的寓所，何得忽有哭聲？定有緣故。」秦小春道：「有甚緣故！此必赴試女子自幼從未出外，此刻想家，所以啼哭。」閩臣道：「須托九公前去問問，或者是赴試女子偶然患

病，抑或缺了盤費，均未可知。問個詳細，倘能周濟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秀英道：「姊姊不必打聽，此事妹子盡知，這個啼哭的是赴試繇姓女子。前者妹子同表妹舜英進京，曾與此女中途相遇，因他學問甚優，兼之氣味相投，所以結伴同行。到了京師，就在一處同住，隔牆這所房子，就是我們所住之處。前者到寓，此女檢查本籍文書，誰知因他起身匆促，竟將文書未曾帶來，此時離部試之期甚近，其家遠在劍南，何能起文行查？眼看不能應試，因而啼哭。」紅葉道：「這是他忙中有失，也是命中造定，歸咎何人。」田舜英道：「剛才秀英姊姊已將自己文書送給此女，教他頂名應試，不知為何卻又啼哭？」林書香、陽墨香一聞此言，嚇的驚疑不止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